

百年惶惑

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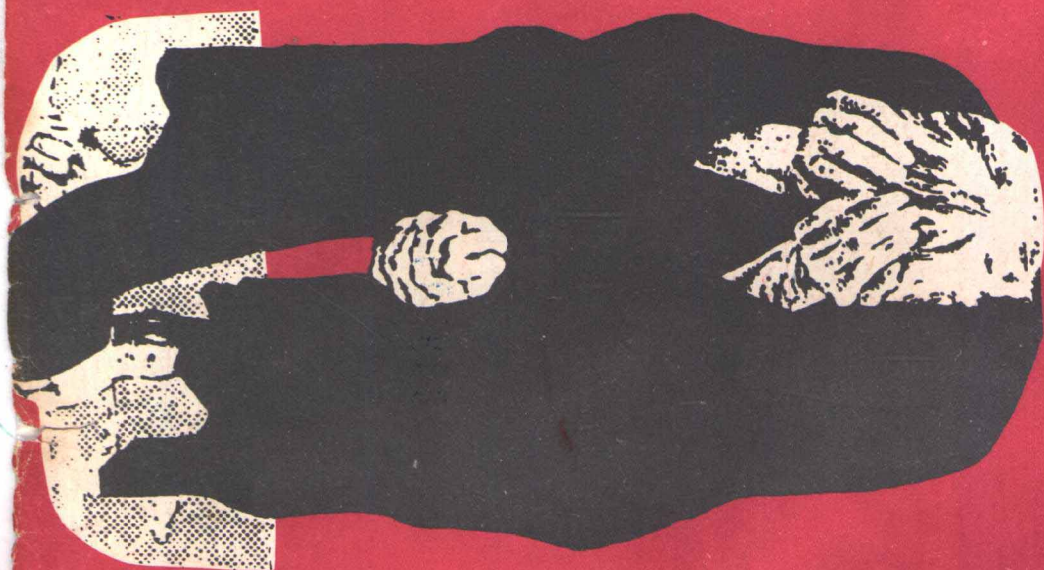
中国文联出版社



I247.57
138

百年惶惑

杨志鹏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2 号

百年惶惑

杨志鹏 著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青岛开发区华信印刷厂印刷

(青岛开发区武夷山路 邮编: 266555)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2 插页 225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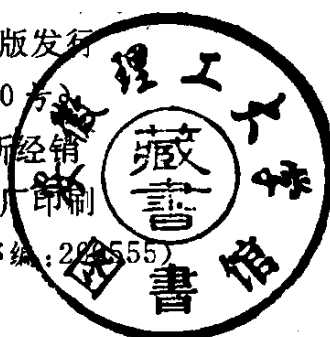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5059—2171—1/I·1542

定价: 10.96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百年惶惑》是一部有相当历史厚度的作品，展示了广阔的时代，语言老到，人物有深度，是值得充分重视的好作品。

——摘自'94北京首次“儒邦”文稿竞价专家审读委员会评语。

日前，记者采访了

陕军再度辉煌 文坛最新力作

继一九九三年陕军以一系列惊世骇俗之作发起东征，引起社会巨大反响后，陕军又一次联合大行动，著名作家老村、亦夫、杨志鹏推出长篇佳制《霸王》《死季》《百年惶惑》

《百年惶惑》闯入北京首届“儒邦”文稿竞价会，以此次交易中千字最贵作品成交显示其艺术

魅力。

本报讯 继一九九三年陕军以一系列惊世骇俗之作发起东征，引起社会巨大反响后，陕军又一次联合大行动，著名作家老村、亦夫、杨志鹏推出长篇佳制《霸王》《死季》《百年惶惑》

作家杨志鹏的长篇小说《百年惶惑》(上半部)，不久前首次“儒邦”文稿交易会上，以3万元价格成交。

北京首次“儒邦”文稿交易会，是继1993年10月沸沸扬扬的文稿拍卖会之后，文化界又一引人注目的活动。交割各类体裁的作品300多部。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文联、中国作协等单位的部分专家组成的审查委员会10%的作品入围交易，只有6部作品交易成功。

记者采访了作家杨志鹏。炎夏，杨志鹏短衫背心，正在家挥汗走笔。12万字的日子就将杀青。

内话从《百年惶惑》本身开始——通过一个叫五六的山村中两个家族百年的命运变迁，中国人艰难而不倦的文化背景，呼唤民族精神的复归

思有清来到90年代初三代人的命运交错，他们在王地

变动的年代只是感

性保持文学作品

一个重要方面。有些

文学作品，要么搞得

不能切人们的心灵

深处，只在表层游荡。

弄玄虚，无法使人产

生上的震撼，要么贵

重，作家站在贵族

对生活调侃嘲弄，在

还生活在贫困线之下

那种被称为“卖文

”，即大笔一挥，

严格地说，作家在

责任心，我们不能从

向另一个极端，对

食作用不去关注了。

他，文学失去轰动效

决能流行。如此严肃

百年惶惑》，怎么会

市场前景较好”，并

金的？

面对经济大潮的冲

必须思考这样一个问

读者接受你的作品？

怎样使你的作品更

佳？

不是“通俗”，更

可谈，是接受时

态，也就是可观赏性。

生活节奏加快，小说

快节奏，增强故事性，以讲故事的形式完成主题的表

现，故事中敢于真实反映生活的严肃，表现感情的真挚，

引导。

惶惑》里，两个争斗的家族，在通婚、乱伦中融合

家族，伦理道德与感情的冲突，激烈而痛苦。

置无线电技术的五六人进城后，被暗潮勾引，被流氓

无分文，被一无线电店铺老板收容。当老板给他发奖

不是高兴，而是认为自己被城里人利用了，他置老家

的女友于不顾，以占有老板女儿的方式，对城市进

行渗透，男的家重，女的是寡妇，两个人进了

关系不清白，男的以父亲的祖传秘方与城医所合作

为了发财的事业，出卖了自己，以色情去打通各种

文艺追踪

本报记者 王全方

访《百年惶惑》作者杨志鹏

《百年惶惑》何以受注目

京城专家、学者谈文稿拍卖

94北京

《百年惶惑》

不断为出版界合起来。文篇乃至文化走 诚然，文化走向市场无疑 这次的长

1994年7月16日

《百年惶惑》在京拍卖

本报讯 作家杨志鹏还未完成的长篇小说《百年惶惑》在最近举行的“儒邦”北京首次“儒邦”文稿交易(竞价)会上，被四川一家经营文化图书的企业以3万元买走。成为此次文稿交易(竞价)中千字最贵的作品。

这次文稿交易(竞价)活动，共收到各类体裁的作品共300多部(篇)。经专家评审筛选，只有约10%的作品进入交易(竞价)。《百年惶惑》全篇23万字，通过两大家族的百年命运变迁，再现了中国人艰

而不倦的文化生存背景，呼唤民族精神的重塑和改造。这次参与竞价的只是作者刚完成的上部，下部正在创作中。由中国社科院、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单位部分专家组成的审查委员会认为，《百年惶惑》是一部有相当厚度的作品。

买家亦称，他们不但看好《百年惶惑》的艺术水平，当然也看好其市场前景。他们将以最快的速度 and 最好的包装把这书推向市场，奉献给广大读者。(文讯)

“中国作协”杨志鹏

内

关注现实·直面人生。

着墨芸芸，透视时代风云。

一曲惊天动地的都市风尘歌，一幅旷远神秘的乡村风俗画；再现一代农村青年的悲怆命运，演义一个民族百年历史的兴衰。作者的笔锋难以回避古老乡村的陋习和都市文明的负效应。然而，却荡涤萎靡混浊之风，张扬清正雄浑之美。作者残酷地毁灭了自己寄于深情的人物，却为文学画廊贡献了一个全新的形象。中国当代文学还没有一部作品像《百年惶惑》这样将奇特怪异的两极统一于一个整体。

五穴的李家要绝后，草草去借种，长工牛牛却爱上了东家少奶奶，在爱欲的旋流中，牛牛弃家出走，从此开始了一个血缘两大家族的争斗。

不拉在一个漆黑的夜晚，随
惨叫声降临人世，亲眼
。李家借种成功，

却不料，八丁王将一个富有的大家败到尽头，牛大力乘机将大烟送到已吸鸦片成瘾的李贵生府上，将李家最后的家产算计到了牛家的名下。李家的孙子终于沦为牛家的养牛娃。然而，牛家的富有并没有躲过李家当年相似的命运，虽然没有绝后，却生了一个连房事都不懂的大傻瓜。牛不拉为显示牛家的声威和富有，挑尽三邻五乡数十名女人，用半个家业为傻儿子挑选了一位压倒群芳的美女。就在牛家娶美女的当天，贫困潦倒的李贵生死去，五穴成了牛家的天下。

牛家刚刚进入全盛时期，年号由民国改为公元。在土改运动中，牛家成了地主，算计几十年的家业一夜之间不复存在。已风烛残年的牛不拉，在离开人世之前，忍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代替傻儿子与儿媳同床，为牛家种下一条根，自杀身亡。从此李家再次登上五穴的统治

舞台。嫁给牛家的美女，替公公顶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直至三十年后。给她以欣慰的是为牛家生下了一个聪明能干的后人——牛成成。

时间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牛家的后代牛成成依靠无线电修理的手艺震响了五穴，在牛家再次辉煌时，牛成成没有忘记世代家仇，以复仇为目的，占有了李家的姑娘女女，痴情的姑娘被蒙在鼓里却爱上了牛成成，做了牛成成向李家复仇的工具。然而，时代毕竟不同了，李家下台的书记李富儿，并没有垮下去，而是经商发了大财。牛李两家共同拥有五穴的天下。

李家德高望重的老中医李仁德，力图以固有的观念和道德重塑五穴的今天，在大女儿与侄儿发生不正当的关系、小女儿与牛家结亲未婚先孕和天灾的打击下，终于一病不起，以至丧生。

经过无数代人的轮回，牛李两族似乎都明白了，应该离开五穴。李富儿伙同其堂妹西西，盗取了老中医的打胎秘方，进城与人合作办起

了工厂。进城的西西尝到了做女人的滋味，并把情欲的诱惑带给妹妹。但是，都市的接纳并不如他们的想象，银行信贷科的科长，以答应贷款为手段，占有了西西。李富儿与西西同居多年的关系终于破裂。在李富儿又一次实施女人陷阱阴谋中，他的合作者——省城大厂的厂长爱上了西西，历尽磨难，终成眷属。

走进都市的牛成成，命运更为悲怆，先遇歹徒，再遭执法者的痛打，受到精神和饥饿的双重折磨。然而他在寻找生存环境的过程中，以农民的眼光和手段，向都市文明发起了进攻，先嫖娼，进而占有对自己有恩的老板的女儿。在疯狂的行为背后，他时刻感到孤独和无援，最终只有悲惨失败。在失去老板的女儿和与自己相爱多年的女人之后，他只有在寒夜里依靠梦幻实现自己的欲望。

不管是都市还是乡村，其文化生存背景留给我们无尽的思考。

上部

0

李家要绝种，这是一道巨大的阴影，像鬼，像怪，跑不掉撵不走，缠着主人李宏福的心。

大老婆像妖，夜夜缠着他睡不好。女人的身子让他执迷除了做活太累了，他是每夜都不放过她的。可是，十七年了，是个不短的日子，模模糊糊记不清吃了多少饭，做了多少活，睡了多少觉，可老婆就是不生。外人言传：女人太漂亮，连下一辈的魂都勾了，还能生个人！怪事，等着吧。李宏福起初不信，可时间长了，就糊涂了，决计把魂叫回来，于是有两个月没跟老婆同床，可再睡，还是不生。

李宏福没招了，只有再娶。

第二个老婆长得更好，脸上白净得指头一点就会出水。可在李宏福眼里，好看是小事，生娃才是第一位的。可是两年过去，肚子还是不鼓，李宏福急了，骂着说，这次要娶个丑的。话虽这么说，媒人不会把丑八怪送上门的。像李家的家当，方圆百十里地也算个大户，丑女人自觉享不了那福，不敢答应。最终，娶下的小婆，只是脸蛋不如前两房女人美。可有心人却说：“看看那身上的肉，白得揪人心，前两个勾魂，这个女人要命哩。”李宏福所有的希望，却在这个女人身上。

清明雨，阴沉地下。山湿了，路湿了，一踩一脚泥浆。地里的活，一点干不成。牛牛在偏房的屋檐下修犁头，李宏福事先

交待，今儿把三张犁修好，天晴就下地。牛牛是李家的长工，干活没说的。三袋烟工夫了没抬一下头。突然身后有抽泣声，转身一看是李宏福的小老婆草草，白白的脸蛋上，趴着些泪珠，眼睛里还在往外走，怪伤心的。牛牛不知怎么的，有些心疼，平时很少和她搭话，这时问：

“主人又动手脚？”

草草点点头，睫毛上挑着的水珠飘飘地颤动了一下，掉到了衣襟上。牛牛的眼光顺着那泪珠，滑到了一个地方。女人的泪竟这么奇妙。二十五岁的牛牛越加有了同情心，却不知说什么好。

“都去看老先人，连我也不让去。”草草停了泪说。

“泥地上磕头，裤子都弄脏了，不去的好。”牛牛终于找到了一句。

“谁稀罕磕头。大婆二婆都不生，我年小，就该生？前面两房生了我不生是罪过，可她们没生。”

牛牛明白了，直起腰，放了手里的活，说：

“草草，你不知道，前两个，挨的打比你多得多。你这阵，主人还有点盼头，动了几指头，算啥？”

牛牛说的实情话，草草也这么看，可她受不了眼下日子的吃亏。牛牛要低头干活，却被草草的眼睛拉住，她那像黑山豆一样的眼，没了泪，却依然有水。那水，清湛湛的，比春上汉水里的水亮得透，微微的波光，荡得很远，使春天更加色彩斑斓了。她要用眼里的水，淹了牛牛，淹了这个和名字一样壮实的小伙子。老东西，我给你生！

牛牛受不了那水，他是旱鸭子，呛得喘不过气。

“牛牛哥。”草草叫，眼睛像钩子，又尖又利，牛牛躲不过。叫着，草草身子像草叶，飘了去。牛牛惊慌，一刹那里看见了主人那张威严的脸，可定眼一看，幻觉不见了，眼里只有草草的身子。

这是块好吃的，是自然要接的。牛牛张开大臂搂了，一口咬住了草草的耳根，接着两只大手托起一片云雾。

进了草草睡房，牛牛不明事理。这样的事，早经能开玩笑的爷辈口头传授了，可毕竟是第一次。他兴奋，兴奋得忘了自己是谁。爷辈们开玩笑说：种二亩田，勤快些。他想，不是那么回事，勤快不勤快由不得自己，上不顶天，下不着地，悬在空中，像灵魂出了窍。他说草草你把我吃了吧！

草草不吃牛牛，草草成了仙。那是天河，王母娘娘用簪划的。可草草飘过去了，自由自在的。比在李家三年多的荣华富贵好得多。猛然，草草看见了一棵老榆树，树皮厚厚的，开了裂，露出了老根，那树枝也是伤人的，干得成了柴棒。她一下搂紧了牛牛的脖子，狠心的牛牛一口便将隔岸的唇吸进了口里。我吃了你，牛牛反过来说。顶天立地的双腿飞起了两座大山，周身涌动着难以言说的故事。

“牛牛哥，常来。”草草说。

“嗯，嗯，”牛牛应。

草草和牛牛，热得像受不了的夏日，双双跳到了汉水里，洗了个澡。草草笑了，牛牛也笑了。

他们上了岸。

门外的柿树上，“哇”的一声惨叫，是乌鸦的声音。天地骤然一缩。牛牛慌忙拿起手里的活。

上坟敬先人的都回来了。李宏福见牛牛依然在房檐下修犁头，问：

“还没完？”

“三个，都好了。”牛牛答。

“今儿早回去，也该敬敬先人。”李宏福说。

牛牛点点头，放好犁头走了。

李宏福进睡房，草草还在流泪，一条手巾都擦湿了，便说：

“还哭，点了一指头，就了不得。不让你去，是妈的意思。敬完先人，我又给土地爷烧了香。只要你生了，你就是这个家的神仙。”

草草不答，还在拭泪，却因手巾上的水，比眼里的还多，越拭，泪水越多，连眉毛上都湿了。

“只要你生，我立你为大。”李宏福说。

“真的？”草草露出真脸，狠狠地问。

“真的。”李宏福弯了腰，凑到草草的跟前说。

“那我生。”草草笑了。

“天地没白敬。”李宏福的脸，由杨树皮变成榆树皮，皱纹挤成一团，喜得脸都变了形。

端午节，天晴得好，暖暖和和的。草草突然对李宏福说：

“前一月给我妈说了，端午节去送蒸馍。”

李宏福答应了。

“多拿些礼，几个月没去了。”草草娇娇地说。

“我不去，你拿得动？”李宏福问。

“叫个人拿。”

“叫谁？”

草草想了想,说了二娃、狗蛋几个人,最后才说:

“牛牛做活利索,去了还能帮我爹做做田里的活。”

李宏福点了头。

草草引着牛牛,翻了两座山头,五月天,已经热了,出了一身毛毛汗。草草站住脚,四周看看,坡上的草,长得厚厚的,被子似地铺开。整个儿山坡一个人影也没有,只有偶尔的几声鸟鸣。日头在当午,圆圆的,放着彩,照得人身上热烘烘。草草用手扇扇风,说:

“牛牛我累了,到阴凉处歇歇。”

牛牛的贼心早就在动,这时听了,忙说:

“是该凉快凉快了。”

草草眼一闪,那水又涨了,牛牛喝了水,呛得发晕。

牛牛到前面引路,草草紧跟着,两人脚尖踢着脚跟。牛牛贼得很,引到两个山包的夹沟里,那里的草里没刺,比别处又厚得多。

两人立了面对面,只一眼,便看到了对方的心里。

日头不在了,山头不在了,满坡的草也不在了。自己也不在了。

草草感到只有牛牛,便说:

“牛牛哥,还记得我?”

牛牛感到只有草草,回答:

“我的命命,我的小命命。”

草草说:

“我不信,我不信。”声音低得像哼。

“只要有胆子,我敢引你跑。”

“胡说。”草草捂了牛牛的嘴，“你不要老娘了？”

“不要。”牛牛说。

“不孝。”草草笑着，没了下语。

一只蚂蚱跳了来，弹得草草的耳根疼。

“哎呀！”草草叫。

牛牛吓了一跳。

“没事。”

草草把牛牛搂得更紧。满坡的绿草唱着欢乐，日头在半空笑。草草觉着眼扎，便闭了眼想，眼睑外一片红晕，天地都成了红的，像炉膛。

牛牛和草草出了一身水。爬起来，牛牛揪了一小撮草，细心地装进口袋。

这趟娘家，走得草草兴奋。

六月里的天，人是从蒸笼中拉出的，夏天到了最要紧的母子。晚间，天黑净了，五穴的人家没有一户点灯的。月亮跳到窗台上笑。

“动弹哩，你摸，你摸嘛。”草草说，话语里像夹了蜜，甜得李宏福晕晕的。

李宏福爬到草草一头，撩开草草盖着的单子，说：“你是我李家的宝贝。”

“光嘴说不行。”草草说，身子拧到一边，给了李宏福一个背。

“那你要咋？”李宏福问。

“你说过的忘了？”

“忘了。”